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四

靈異部四

夢

二丈夫 晏子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至｜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

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兑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下兑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散師不果伐宋

五丈夫

晏子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

二日鬭

晏子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鬭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鬭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鬭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

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遊華胥國 列子黃帝晝寢而夢｜于｜｜氏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寢虛若處牀 見上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列子一體之盈虛消息皆｜｜｜｜｜｜｜｜故陰氣壯則夢

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甚飽夢與甚饑夢取見上

神遇列子丨丨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不夢見上

八徵六候列子覺有丨丨夢有丨丨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神交見上

君僕列子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丨居人民

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丨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蕉鹿

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

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夢分人鹿 見上

君乎牧乎 莊子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弔詭

周為胡蝶胡蝶為周 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之夢｜｜｜｜與｜｜｜之夢｜｜｜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夢鳥厲天夢魚沒淵 莊子且汝｜為｜｜而｜乎｜｜為｜而｜於｜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髑髏見夢

莊子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駮馬朱蹄

莊子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乘||而偏||

清江使

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秋栢之實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矣

煬竈

韓非子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索形期得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衲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

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丨其丨丨丨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

夢受秋駕 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丨丨丨丨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

醜夢 淮南子身有丨丨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不勝正行 見上

行者思居者夢 淮南子丨丨丨丨於道而丨丨丨丨於牀

規其臀以墨 國語且吾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丨丨丨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

賀夢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

也天事官成公使因之且使國人||

黄能入寢 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於|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耶

與海神戰 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即以連弩射之始皇夢||||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

黄蛇自天屬地 史記封禪書文公夢||||下||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繆公上天 史記封禪書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常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

草蘭爲符 史記鄭世家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爲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遂生子名曰蘭

顔若苕華 史記趙世家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之｜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

衣偏裻乘飛龍 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四年王夢｜｜｜之衣｜｜｜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日入懷 史記外戚世家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其｜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

黄頭郎從後推之上天 史記佞幸傳孝文帝夢欲上天天不能有一｜｜｜｜｜

陰|自|求||頗推見者其郎衣即裝見帶鄧後通穿其覺衣而後之穿漸夢臺中以所夢見中也

夢青蠅矢 漢書昌邑哀王髆傳王|||之|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板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

竈居樹上 漢書霍光傳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

銅人起立 漢書王莽傳莽夢長樂宮||五枚||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

飛蟲著身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無數赴||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

捫天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后嘗夢||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迺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咕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首陽神馬 後漢書五行志注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

時處士平陽穊騰字元成夢陟丨丨有丨丨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兩使者與郡縣戸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況八厶子系十二為期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丨丨丨丨丨丨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有十二乎乘赤龍上天後漢書馮異傳諸將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丨丨丨丨丨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大殿極上三穗禾後漢書蔡茂傳茂初在廣漢夢坐丨丨丨有丨丨丨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

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馬乃辟賀為掾

禾失為秩見上

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後漢書鄭康成傳夢孔子告之曰起起｜｜｜｜｜｜｜｜｜｜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

講於陰堂之奧後漢書周磐傳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

帶印綬登樓而歌後漢書張奐傳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奐｜｜｜｜｜｜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呂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虎銜雷公魏書曹爽傳注世語曰初爽夢二｜｜｜｜雷公若二升捥枚着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

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兩手捧日

魏志程昱傳注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山上流水

魏志鄧艾傳初艾當伐蜀夢坐｜｜而有｜｜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八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瓦化雙鴛

魏志周宣傳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墮地｜為｜｜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三夢芻狗

魏志周宣傳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

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夢猪嚙足 蜀志關羽傳羽初出軍圍樊｜｜｜其｜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

井中生桑 蜀志楊洪傳注益都耆舊傳曰何祇嘗夢｜｜｜｜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 蜀志蔣琬傳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君位必至公大吉之徵也

腸繞閶門 吳志孫堅傳注吳書曰堅母懷姙堅

夢｜出｜吳｜｜寤而懼之以告鄰母母曰安知非吉徵也

松生腹上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書曰丁固爲尚書夢｜樹｜其｜｜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

吞易三爻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又臣郡吏夢臣與道士相過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之道士言｜道在天｜｜足矣

三馬一槽 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同食｜｜甚惡焉

日環城 晉書明帝紀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敦正晝寢夢｜｜其｜

三刀 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懸｜｜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宴果遷濬爲益州刺史

生八翼飛上天 晉書陶侃傳夢｜｜｜｜｜而｜

丨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

得大象

晉書張茂傳茂少時夢丨丨丨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

晉書謝安傳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跳遜位

斷盤囊

晉書鄧攸傳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丨其丨丨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一烏文彩異常飛入口中

晉書羅含傳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因起驚説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

羣魚負羊

晉書佛圖澄傳季龍常晝寢夢見丨丨丨丨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

立冰上與冰下人語

晉書索紞傳孝廉令狐策夢丨丨丨丨丨丨丨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脚肉被啖為却

晉書索紞傳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丨丨丨丨丨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魚變為人

晉書劉元海載記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丨丨丨丨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

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

日精見上

金面丹脣晉書劉曜載記咸和三年夜夢三人||||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

天神遣使者命拜龍驤將軍晉書苻堅載記健之入關也夢|||||朱衣赤冠||堅為||||健翼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

鬼兵晉書姚萇載記萇在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

夢聞鼓吹宋書樂志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輒||||有人為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

當得死鼓吹爾擒擊杜弢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

白龍夾舫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俛視船下見有二丨丨丨既而至一山峯嶺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

丸土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數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丨丨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

此絹足度

宋書沈慶之傳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丨丨丨丨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天門開

宋書薛安都傳安都後征關陝至臼口夢仰頭視天正見丨丨丨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耶

乘龍逐日

齊書祥瑞志太祖年十七夢丨青丨西行丨丨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之象也蘊偘云青木色日暮者宋氏末運也

捉龍脚

齊書祥瑞志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太

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不得覺謂太祖曰兗州當大庇生民弟不見也奉伯卒於宋

第十九子 齊書祥瑞志清河崔靈運為上府叅軍夢天帝謂己曰蕭道成是我｜｜｜｜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王五帝至齊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舉體生毛髮生至足 齊書祥瑞志世祖年十三夢｜｜｜｜｜｜｜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溫云雀爵位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

桑屐 齊書祥瑞志世祖在襄陽夢著｜｜行度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案桑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

畫衣 齊書祥瑞志世祖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上｜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兩甌糜粥 齊書宣孝陳皇后傳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之乳后夢人以｜｜｜｜與之覺而乳大出

異而說之

吞玉勝 齊書高昭劉皇后傳后母桓氏夢｜｜｜生后時有紫光滿室

羣虵繞城四出 齊書始安王遥光傳遥光未敗一夕城内皆夢｜｜｜｜｜｜各共說之咸以為異

半身熱舉體熱 齊書張敬兒傳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而君得本州今復夢｜｜｜矣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伏誅

少日騎五色師子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

黃衣老公 齊書劉懷珍傳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按靈哲懷珍子

草中肅九五相追逐 齊書荀伯玉傳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伯玉視城

下人頭上皆有草

時乘之夢 齊書荀伯玉傳泰始七年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卻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向上唾咒之凡六咒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今且效矣

蕭生斷流 齊書紀僧真傳僧真夢蕭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卿言勿廣

金席 齊書南夷林邑國傳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為名

太尉以褥席見賜 梁書柳慶遠傳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吾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馬

墜鈴入懷 梁書任昉傳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

其一丨落丨丨中心悸動既而有娠

著朱衣行水上 梁書鮑泉傳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丨丨丨而丨丨丨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

折臂太守 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出為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州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丨丨丨丨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梁書劉勰傳予齒在踰立嘗夜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

授丸一掬 梁書何點傳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丨丨丨丨夢中服之自此而差

衣恰行列至前俱拜

牀下 梁書何胤傳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竝｜｜｜｜｜｜｜｜｜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

青龍自懷出 梁書陶隱君傳母夢｜｜｜而｜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生隱君

仰見天中字 梁書沈瑀傳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曰范氏宅至是瑀為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

中國今有聖主 梁書干陀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供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陀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覲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

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

三分取一 陳書世祖紀梁太清初夢兩日闘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世祖因丨丨丨丨而懷之

憶夢償夢 陳書章昭達傳克定閩中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昭達升于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醮世祖顧昭達曰卿丨丨不何以丨丨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五色雲化鳳 陳書徐陵傳母臧氏嘗夢丨丨丨丨而為丨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

鄭郎開口 陳書鄭灼傳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丨丨丨丨侃因噓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

誦觀世音 南史王元謨傳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丨丨丨丨千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

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天子在門 南史孔靖傳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歡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引鹵簿入廁 南史沈慶之傳初慶之嘗夢｜｜｜｜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此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夢母如平生 南史齊宜都王鏗傳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見一女人云是其｜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聞者莫不歔欷

犬子有角 南史張敬兒傳始其母於田中卧夢｜｜｜｜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

豬兒

鹿皮十一領 南史吉士瞻傳士瞻夢得一積||從而數之有|||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也

標度處所有若人功 南史庾子輿傳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因立精舍

一匹錦 南史江淹傳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五色筆 見上

青鏤管筆 南史紀少瑜傳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日出室內 魏書道武帝紀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既而寢息夢｜｜｜｜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歘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

日化為龍

魏書宣武帝紀世宗宣武皇帝諱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繞己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

日照之徵

魏書孝文昭后高氏傳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祖後生廣平王

懷次長樂公主

老翁賜子 魏書宗室瑞傳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具衣冠告之曰吾｜汝一｜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

豪盛齊下 魏書酈範傳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於｜｜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攜酒言別賦詩為贈 魏書盧元明傳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穎川忽夢由｜｜｜就之｜｜｜｜｜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月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

星墜壓脚 魏書陳奇傳奇初被召夜夢｜｜｜｜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

命峻切不敢不赴耳數年中嘗夢兩人教授魏書江式傳式少專家學｜｜之｜｜｜
｜｜時相｜｜｜及寤每有記識履衆星而行北齊書神武帝紀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
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絶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覺而内喜
以筆點額北齊書文宣帝紀既為王夢人｜｜｜已｜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
賀曰王上加點成主字乃當進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北齊書後主紀母曰胡皇后夢
於｜｜｜｜｜｜｜｜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孕六男二女皆感
夢北齊書神武婁后傳后凡｜｜｜｜｜｜｜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
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

入衣下

電光奪目駛雨霑灑 北齊書竇泰傳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寤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光照先人 北齊書李元忠傳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恐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終致貴達矣

山上挂絲 北齊書張亮傳薛琡嘗夢亮於｜｜｜｜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

超棘 北齊書馬敬德傳世祖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叢｜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見一人出身中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吾｜｜語云君用心過苦非

精神所堪令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

抱子昇天周書文帝紀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周書宇文貴傳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浮磬之精寶持必生令子周書高琳傳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若能｜｜｜｜｜｜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

與坐席周書柳霞傳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

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金錍治目

周書張元傳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子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其祖｜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

柱轉三匝

北史陽休之傳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乘龍昇天

舊唐書宣宗紀嘗夢｜｜｜｜言之於鄭后乃曰此不宜人知者幸

勿復言

遺大秤舊唐書上官昭容傳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丨己丨丨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嗤其無效及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

神人覆冐舊唐書元宗元獻皇后楊氏傳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煑藥醺然似寐夢丨丨丨丨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宜無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

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舊唐書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傳后弟光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占者曰必暴貴

進讜言有如平生舊唐書虞世南傳卒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

淳備文為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象一區又勒圖其形於凌烟閣

講堂照鏡 舊唐書崔従傳行至荆州夢於｜｜｜｜曰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神人遺雙筆 舊唐書李嶠傳為兒童時夢有｜｜｜｜之｜｜自是漸有學業

紫色大鳥 舊唐書張薦傳祖鷟字文成聰警絶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五采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也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為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

屋棟飾黃土窴從皆所識 舊唐書鄭澣子處誨傳處誨族父朗

初朗為定州節度使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侍漏院忽夢己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為汴帥留連飲餞仰視|||以|||||||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至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黄土也四座感歎

烱然雙光

舊唐書劉沔傳初沔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有||在目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嘗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

鑿心

舊唐書尹知章傳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開其||以藥納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

靈鳳集身

舊唐書王遠知傳父曇選母梁駕部

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其｜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也

日墜首承　唐書賈循傳循從子隱林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引至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奏曰臣嘗夢｜｜以｜｜之帝曰非朕耶

論大衍數　唐書李適傳嘗夢與人｜｜｜｜寤而曰吾壽盡此乎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馬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士買其達

濮字方文餘　宋史安守忠傳初守忠嘗夢一｜｜｜｜及領｜是郡幾二十年於是始寤

牛相公來　宋史劉沆傳沆母夢衣冠大夫曰｜｜｜｜已而有娠乃生沆

呂丞相至　宋史梅詢傳在濠州夢人告曰｜｜｜｜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款待之甚厚其後詢坐事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懷玉山人　宋史楊億傳字大年建州

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王山公[illegible]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來謁未幾億生[illegible]手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

六印加劍上宋史麥穎傳[illegible]第登第夢人以｜｜｜｜遺之其後往劍外凡六任時以為異

授玉像宋史章得象傳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以｜｜｜及生[illegible]異復夢家庭積笏如山

積笏如山見上

旌旗鶴雁降庭宋史富弼傳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其｜｜有天赦已而生[illegible]

金書名籙宋書趙槩傳槩初名禋嘗夢神人｜｜｜｜有趙槩遂更云

持六刀宋史儒林傳洪興祖從知饒州先夢｜｜｜贊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神捧土培缺宋史英越世家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人被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捧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三十年

綠衣中人召賦曉寒歌宋史文苑傳蕭貫初

感疾夢｜｜｜｜｜｜｜至帝所｜禁中

後七年復為君婦

｜｜｜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汚辱若復娶當告吾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强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並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時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輙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當｜｜｜｜｜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持巨鑑剖腹納之

宋史方技傳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麪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星宿燦然滿中｜｜｜｜覺而汗浴月餘心胷猶覺痛因留意

星歷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羊去角尾為王字

遼史耶律乙辛傳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羖羊拔其尾角旣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汝後有子當王

神人授寶珠

金史顯宗皇后徒單氏傳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二｜｜｜以｜｜光焰滿室既寤而生紅光燭於庭

玉梳化月

金史宣宗皇后王氏傳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為｜已而生二后

鼠銜明珠

金史黃久約傳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寤而久約生歲實在子也

夢元夷蒼水使者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

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見赤繡衣男子自稱｜｜｜｜｜｜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王符潛夫論凡｜｜｜｜｜｜｜｜｜｜｜｜｜｜｜｜｜｜｜｜｜｜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而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

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鬬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殘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性情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情性之夢也

十者占夢之大路　王符潛夫論

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作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惡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丨丨丨丨丨丨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

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汙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徵邪剝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墮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為見欺紿倡優俳儛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懽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憒憒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

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故也

張車子賜錢

干寶搜神記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卧夢天公過而哀之敕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丨丨丨應丨丨丨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為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産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為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羽人

王嘉拾遺記昭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丨丨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

授以芳茅

王嘉拾遺記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

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一𡨁童女語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令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𡸁名在月中謝承會稽先賢傳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足於天下

夢見ㅣ字炳日在臍中崔鴻後燕錄慕容皝宮人公孫夫人方娠夢ㅣㅣㅣㅣ獨喜而然ㅣㅣㅣ

不敢言晉咸康二年晝寢生德皆得肉食劉昞燉煌新錄宋桶夢肉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中極打之索紞占曰肉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箸當令君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ㅣㅣㅣ矣

延一算余知古渚宮故事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經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赤衣人持鑿破其夕夢二人謝恩云ㅣㅣㅣㅣ

腹柳宗元龍城錄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惜夢一ㅣㅣㅣ巨ㅣㅣ其ㅣ若內草茹於心中痛

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沠筆所尊

吞丹篆

柳宗元龍城錄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强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子建求序

柳宗元龍城錄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魄妖

段成式酉陽雜俎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丨一丨或謂三尸所為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又

成式姑壻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善惡種子見上

四大偏增見上

賢聖加持見上

善惡徵祥見上

夢中身人可見段成式酉陽雜俎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衛生相負足下不沾段成式酉陽雜俎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及牓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瀉白米段成式酉陽雜俎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停思曰

凡人好反語洗白馬｜｜｜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炊臼 段成式酉陽雜俎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萬歲樓掛氷 趙璘因話錄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庶人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上｜｜因自解曰氷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皐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

生則柳樹仆則柳木 趙璘因話錄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栽**｜｜｜｜｜｜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馮贄雲仙雜記蕭穎士少夢有人投紙百番**四者甚錦**開之皆是綉花又夢｜｜因此文思大進

佳

鍾輅前定錄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悟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誚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安吉

鍾輅前定錄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己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

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因求宋亳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住者家屬凋衰畧盡今止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喻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臨安

見上

衛公精爽

裴庭裕東觀奏記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且為其子滈言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

丞相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興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滈曰向來見李丨丨丨丨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具為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護喪歸葬

昆脚皆頭

王泉子杜紫微頃於牢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

剪舌

杜光庭錄異記夔州道士王法元舌大而長呼丈字不甚典切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丨其丨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應

大槐安國

李吕齡樂善錄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丨丨丨丨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於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馬在任凡二

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二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

鬚髯剃削俱盡 吳處厚青箱雜記李文定公廸美丨丨未御試一夕忽夢被人丨丨丨丨廸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替滋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替滋 見上

在西漢為鄱陽 何薳春渚紀聞還一日謁氷華文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鄱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氷華笑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鄱陽事氷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丨丨丨丨丨丨蓋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五葉餌之 解元吉桐陰舊話王夫人

初未有子夢一僧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子摘｜｜｜

｜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

魚袋墜地 魏泰東軒筆錄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簾不覺鏘然有聲傾視乃魚袋墜於墀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參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有聲頫視則｜｜｜｜矣

銘鞋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脫絲鞋令坡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相公來謁 趙德麟侯鯖錄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斗斛於庭有稱｜｜｜｜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廨有三石斗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詢者於是委遇至後不數年許公　果大拜

相公食料羊 周輝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臥巨石

上夢人驅羣羊于前曰此張丨丨丨丨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

油沃首

岳珂

桯史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丨丨其丨驚而寤牓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牓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人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䍃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頗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為之罷博及明漫强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於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泚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

衣褐挽車

郭彖睽車志平江潘擇可崇寧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丨丨丨丨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

其後至政和三年擢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四克

張世南游宦紀聞先伯宇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彊勿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丨丨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屬聲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豫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豫焉果與慶辰隣坐宰亦天族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人人異夜夜異

張仲才文始真經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丨丨之夢各丨丨丨之夢各丨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

成之蓋不可以塵計

天地通我 張仲才文始真經將陰夢水將晴夢火|||

老叟引渡 陶宗儀輟耕錄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據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時帝微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靈異部五

怪異

豕人立而啼 管子齊人殺彭生以謝於魯襄公公田於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喪屨按此與左傳文相似管子在左氏前故錄之

數眯 莊子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眯焉注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

他也妖

沙丘銘 莊子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丨丨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丨馬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藏血化碧 莊子萇弘死於蜀丨丨其丨三年而丨為丨

星墜木鳴 荀子丨丨丨丨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星黨見 荀子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丨丨之丨丨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牛馬相生六畜作祆 荀子勉力不時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呂氏春秋商書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

化空桑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

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為｜｜故命之曰伊尹

牛哀化虎 淮南子昔公｜｜轉病也七日｜為｜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

嗥陽罔象畢方墳羊 淮南子山出｜｜水生｜｜木生｜｜井生｜｜注嗥陽山精畢方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

知其物名不能為害 抱朴子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老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

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丨丨丨丨則丨丨丨丨也

虞吏見上 當路君見上 東王父見上 雨師見上 河伯見上 無腸公子見上 成陽公見上 雲陽抱朴子山中有大樹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丨丨呼之則吉

熟內抱朴子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丨丨亦可兼呼之

衣裘戴笠抱朴子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丨丨丨丨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即不敢為害也

金累見上 飛飛見上 如偃蓋抱朴子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丨丨丨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

夔蝄蜽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馬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

｜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化為黃能 國語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以入於羽淵

龍漦 國語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亡而｜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而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譟之化為元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逃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

桑穀共生 史記殷紀亳有祥｜｜｜｜於朝一暮大拱

南山大梓豐大特 史記秦紀襄公二十七年伐｜｜｜｜｜｜注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

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本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賜二笥有副上視地生毛

見史記趙世家幽繆王遷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之

｜｜山下黃石史記留侯世家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取而葆祀之｜｜天雨粟馬生角史記刺客傳贊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也太過烏嗛肉狼乳之史記大宛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蜚其上｜往｜｜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夏后啓母石漢書武帝紀見｜｜｜｜｜注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道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按今淮南子無此文兩月相承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秋八月有｜｜｜｜晨見東方鐵不下隆隆如雷聲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

郡鐵官鑄鐵｜｜｜｜｜｜｜｜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陥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石鼓鳴

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埜鷄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有兵

雌雞化雄

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為｜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鼠舞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鼠為巢

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銜黃蒿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

蟲食葉成文字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

生枝葉有丨丨其丨丨丨丨曰公孫病已立

天雨草 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丨丨丨丨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

脂夜 漢書五行志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丨丨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為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

五足牛 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丨丨丨者

馬生人 漢書五行志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丨丨丨

男化為女女化為男 漢書五行志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厥咎亡一曰丨丨丨丨宮刑濫也丨丨丨丨婦政行也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

葬陌上聞號聲 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

先未生二日兒嗁腹中及生不舉｜之｜｜三日人過｜｜｜母掘收養

趙春 漢書五行志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病死欽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㠯聞

人生角 漢書五行志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年七十餘｜｜角有毛

行詔籌 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槀或掫一枚傳相付與曰｜｜｜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

東水

魚鼠之怪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甚可恐也

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 漢書

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以廣其宮｜｜｜｜｜｜遂不敢復壞

人居屋上 漢書

霍光傳巷端人共見有｜｜雲｜｜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按雲光子

鼠以尾畫地 漢書

霍光傳第中｜暴多與人相觸｜｜｜｜

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漢書眭宏傳孝昭元鳳三

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按孟宏字

矛端生火 漢書西域

傳車師復城長國姑句家｜｜｜｜｜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

小人景

漢書王莽傳池陽縣有｜｜｜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

白頭公青衣 ｜漢書王莽傳殿中鉤盾土山仙人掌傍有｜｜｜｜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𤯝子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

草狀似鳥獸 後漢書五行志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離狐縣界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鳩雀龍蛇｜｜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空樹中人面 後漢書五行志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有｜｜生鬚

化黿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為｜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闕里自開 後漢書鮑永傳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斷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

匹練昇天 後漢書炭延傳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丨丨遂上丨丨占者以為吉

天下玉棺 後漢書王喬傳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丨丨丨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名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

呼穆者三 後漢書公沙穆傳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丨丨丨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

盜社公馬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丨丨丨丨丨耳

氣如雞子來降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娠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

前見天上有｜大｜｜｜｜｜我因吕有身王因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吕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魚鼈聚浮水上

後漢書東夷傳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恃｜｜｜｜東明乘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世為白虎

｜後漢書南蠻傳廩君死魂魄｜｜｜｜巴氏吕虎飲人血遂吕人祠焉

竹王三郎神

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吕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吴霸吕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是也

觸木懷妊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

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沈｜若有感因｜｜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

景象如虎為其蔽火

｜後漢書西羌傳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得㠯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㠯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㠯為豪

雹入口妊身

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其｜因吞之遂｜｜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

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

大討曹魏志明帝紀注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馬

地陷有二鵝出晉書懷帝紀洛陽步廣里｜｜｜｜｜｜｜色蒼者沖天白者不能飛

王廄出神馬鳴晉書愍帝紀時有｜｜｜霸水｜｜｜城南

雞三足竹書五行志彭城人劉象之家｜有｜｜

木如人面

晉書五行志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生｜｜｜

飯化螺

晉書石崇傳崇家稻米｜在地經宿昔｜｜為｜｜又衛瓘傳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

取金環

晉書羊祜傳祜年五歲時令乳母｜所弄｜｜｜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大蛇垂頭而吐

晉書杜預傳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聞者異之

化龍

晉書張華傳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按煥雷煥

黃衣人

晉書謝鯤傳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呼鯤字令開戶鯤

憺然無懼色使於窓中度手奪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馬駒後此亭無復妖怪

素衣小兒晉書趙王倫傳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ｌｌｌｌ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

服劉鳥上見

二客化為雙鶴晉書陶侃傳以母憂去職嘗有ｌｌ來弔不哭而退ｌｌｌｌ沖天而去時人異之

燃犀照水晉書溫嶠傳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ｌｌ角而ｌ之須臾見ｌ族覆火奇形異怪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

金櫃鳴聲似槌鏡晉書甘卓傳其家ｌｌｌｌｌｌｌ清而悲乎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

見物若兩眼晉書卞壼傳初粹如冏ｌｌｌｌｌ餓而難作按粹壼父

郟亭驢山君鼠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

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睽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𤣥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曰廟神不悅此是｜｜｜｜｜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開墓婢如生 晉書干寶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而｜伏棺｜｜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嘗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擣衣杵相語 晉書諸葛長民傳｜｜｜｜｜如人聲

柳化為松

火生泥中 晉書張天錫傳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而天錫

荒於聲色不卹政事

食蠐螬目開

晉書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

童子化成青鳥

晉書顧含傳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門人疏方應須蚦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逡巡出戶｜｜｜｜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得二物似烏鴨

晉書紇靚傳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從飛上天

二鯉化鐵

晉書范文傳嘗牧牛澗中獲｜｜魚｜成｜用以為刀刀成乃

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

照鏡不見面

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將｜｜｜｜其｜數日而遇禍

欽手狀

晉書劉曜載記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之｜亦有兩腳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兩腳著裙形

見上

屐長七尺三寸

晉書苻健載記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冦登得一｜於河｜｜｜｜｜｜｜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小人黑衣

晉書苻堅載記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

於肇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令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丨衣丨丨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心彰者其此之謂也

長安水影　晉書苻堅載記丨丨有丨丨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

響言　宋書五行志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丨丨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

三公鋤司馬如　宋書五行志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丨丨丨丨丨丨人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

地狼 宋書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同實而異名也

自謂嘗一再宿 宋書五行志晉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青衣攜食白狼銜衣 宋書王懿傳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臥林中忽有||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須之復來||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至前仰天而號號訖|仲德|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又仲德之臨徐州咸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

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白狼童子像見上空中投芒屩墜敬宣食槃宋書劉敬宣傳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丨丨有丨一隻丨丨於坐中丨丨丨上長三尺五寸已丨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頂之而敗喪至烏飛入帳宋書胡藩傳夜佐史並集忽有丨大如鵝蒼黑色丨丨高祖丨東皆駭愕以為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斗覆雀殞宋書蕭思話傳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得二死雀思話曰丨丨丨而雙丨丨其不祥乎官須髮為鞘耳宋書竟陵王誕傳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丨丨丨丨丨丨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禍不入六慎門宋書竟陵王誕傳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

年興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說間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說以其言狂悖殺之

馬芻苗秀 齊書武帝紀臨沂縣麥不登刈為｜｜至夏更｜｜

青牛入草 齊書州郡志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北地見二｜｜驚走｜｜使人逐之不得乃讖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啓立為越州

吹灰火燃 齊書祥瑞志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坐無火婢｜｜而｜自｜｜

空中簫聲調節相應 齊書祥瑞志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絃無管於是｜｜有｜｜｜｜｜｜

一角羊頭龍翼馬足 齊書祥瑞志宋泰始末武進舊塋有獸見｜｜｜｜｜｜｜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木理有法大德三字 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秣陵縣闘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以為薪剖樹｜｜自然｜｜｜｜｜｜

湖水

出綿 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一一色忽澄清一一一百姓挑以為纊 柏柱生花 齊書五行志建元四年巴州城西鼓樓腳一一數百年忽一一一 野火生精 齊書五行志永明三年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一一光上一一長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並黃赤色 五色幡飛翔雲中 齊書五行志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一一一一一一在一一半日乃不見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慧景敗 蘭馬走逐路上女子 齊書五行志建武中南岸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女子窘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腳間肉都盡柴司以聞杖殺此馬是後頻有寇賊一 淮魚浮水向城 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一見一中一一萬數皆一出一上一一一門尋斃 持堊刷門 齊書到撝傳弟遹元徽中為寧遠將軍輔

國長史海南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陜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遣以猶預見殺遣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其家

移公牀 齊書徐孝嗣傳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

石鼓村地自開成井 梁書武帝紀始平郡中｜｜｜｜｜｜｜｜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殿柱繞節生花 梁書武陵王紀傳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柏｜｜｜｜｜｜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

青衣童子擣藥 南史宋武帝紀代获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

地鏡 南史宋文帝紀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

地中如水有影謂之|| **錢龍** 南史梁元帝紀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壓之

柏樹變梧桐 南史王晏傳父普曜齋前||忽||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

屋桷子悉是大虵 見上

塹中小兒呼蕭丹陽 南史鄱宗室新吳侯景先傳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中有||||||未測何人聲聲不已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來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校欲驗往年盆城[illegible]中空中

言

碑石涌起 南史梁宗室恭傳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德政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明旦視之碑||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

黃雪霧糅 南史梁邵陵王綸傳葬之日||||唯冢壙所獨不下雪

人頭魚身龍形馬首 南史康絢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金黿 南史王僧辯傳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為||將銷之黿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

蛇上靈牀 南史傅縡傳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來||||當

神獸導引 魏書聖武帝紀獻帝前受祭酎去而復來者百餘日

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丨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丨丨丨歷年乃出丨

天池簫鼓

魏書尒朱榮傳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丨丨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丨丨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為汝耳汝其勉之

一局之子盡皆倒立

魏書尒朱世隆傳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世隆甚惡之

日子河伯外孫

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剖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

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馬

馬登牀 周書盧光傳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忽升廳事｜｜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井甃生花如蓮 隋書李景

傳景府內｜中｜上｜｜｜｜並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

黃蛇有角 隋書薛濬傳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於澗濱見一｜｜｜｜及足召群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遍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問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十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

禾生銅研 北史齊文宣帝紀四月夜｜｜於魏帝｜｜旦長數寸有穗五

石佛舉頭 北史盧辯傳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帝會萬人於寺｜｜低｜其｜終日乃止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石燃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壬寅雲陽｜｜者方丈晝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於上則焚歷年而止

小鳥生大鳥 舊唐書高宗紀永徽五年七月辛巳有｜｜如雀｜｜｜如鵂於萬年宮皇帝舊宅

連心異體 舊唐書高宗紀巴州獻二小兒｜｜｜｜

年四歲

地色如水 舊唐書中宗紀洛陽城東七里許丨丨丨丨側近樹木往來車馬歷歷影見水中經月餘乃滅

金剛臂有黑汗 舊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三年甲辰太僕寺佛堂有小脫空丨丨右丨忽丨丨丨丨滴下以紙承之色類血

猫鼠同乳 舊唐書代宗紀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趙貴家得丨丨丨丨不相害籠而獻之

雨木 舊唐書德宗紀陝留丨丨如大指長寸餘有孔通中下而植於地凡十里許

啣柴為城 舊唐書德宗紀汴鄭管內烏皆入田緒李納之境丨丨丨丨方十餘里高二三丈緒納惡而去之信宿復如之烏口皆流血

海凍 舊唐書穆宗紀青州奏丨丨二百里

石麪 舊唐書文宗紀太原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間丨化為丨人取食之

衆禽成巢 舊唐書宣宗紀舒州吳塘堰有丨丨丨丨闊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烏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烏人面緑毛爪喙皆紺

色其聲曰甘人吁為甘虫甘虫見上矟刃有花文舊唐書推義元傳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
見用義元見羣鼠渡洛又|||||謂所親曰此王敎敗亡之兆也日闘唐書僖宗紀十一月丙辰
兩|並出而||池中龍鳳形唐書五行志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雷電
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有||之|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魚頭戴
蚓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年四月江西溪澗||||時||蚯|風陵堆唐書五行志乾元二年六月乙
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占曰陝塞自移天下破
石鳴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龍池聖德頌|自|其音清遠如鐘磬石與金同類春秋
傳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言石鳴近石言也鼠變為狗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宅

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躍於地即｜｜｜壯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斃然有聲遁去前沒

聖水 唐書裴度傳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出欲者疾甗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菌生帶上 ｜｜唐書鄭注傳注敗前｜｜所服褚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

大蛇垂闌楯 宋史魚周詢傳在安州時圃吏見｜｜｜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丹砂化雙雉 宋史李大臨傳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道梁縣其二篋｜為｜｜闕小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一緡起立 宋史文苑傳夏侯嘉正傳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上依韻和以賜之未幾被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悉得錢輦歸家忽｜｜自地｜｜良久而仆聞者異之

蛇遶身遼史蕭蒲奴傳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異之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

生焰元史順帝紀石州民所持槍忽｜火｜林之即無恠之即有

紅稀黑字元史五行志至元十六年六月彰德路有桑自生成文｜｜｜｜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樹癭裂得嬰兒者五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傳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娠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

逐日杖化鄧林山海經夸父與日｜走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為｜｜

貳負之臣山海經｜｜｜｜曰危危

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黑羊白血

穆天子傳壬戌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安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注記異也

靈鼓化黃蛇

穆天子傳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於留祈射於麗虎讀書於莉丘獻酒於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乃｜為｜｜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為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以為琴則利注洪範所謂鼓妖也

巨靈化青雀

郭憲洞冥記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作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成｜｜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椽桷化龍鳳

三輔黃圖通天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於天也漢武

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閣自毀｜｜皆｜為｜｜從風雨飛去

狗蓄火

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掛著之耳｜於竈前｜｜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

大樹白頭公

應劭風俗通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

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丨丨丨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恐能害人乎

乘槎到天河

張華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粮丨丨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日月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宫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日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丨丨丨時也

細腰 干寶搜神記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疾病轉賣鄴人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丨丨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為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為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為誰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為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五酉 干寶搜神記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丨丨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鳥獸能言 王嘉拾遺記含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丨丨丨丨語雖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

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雞犬更生 見上

華表照形 吳均續齊諧記張華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即華表曰張公識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華無不應聲屈滯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之則|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洛陽㸃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

小兒驅烏 吳均續齊諧記東海蔣潛常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長三尺||烏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簪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屍

衆鳥集無復驅者潜後以纛上晉武陵王晞薨以襯
衆僞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晞復以餉齊
故丞相豫章王王恙後納入江夫人遂斷以為釵每夜
輙見一兒繞牀啼呼云何為見屠割心祈天當相報江
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鵝籠書生

吴均續齊諧記陽羨許彦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路側
云脚痛求寄｜｜中彦以為戲言｜｜使入籠籠亦不
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彦負
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彦曰欲
為君薄設彦曰善乃口中吐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
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
行謂彦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彦曰善又於
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絶共坐
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彦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懐
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
彦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頴

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蛟妾

任昉述異記貞祭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祭命為丨丨告人祭吉凶

封使君

任昉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旦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丨丨丨因去不復來故時語云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

肚其類而悉之

青羊　任昉述異記梓樹之精化為｜｜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螺中女　任昉述異記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大如一石米斛割之｜有美｜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憐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

兄弟石　任昉述異記僖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為石因號｜｜｜

池中風簰有淪帆有小鳥銜出　酈道元水經注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繞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鳥沖照｜｜蓊無作堂及其｜｜｜｜｜｜｜｜翠色投淵｜｜｜若會稽之耘鳥也

落翮　酈道元水經注郗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

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二｜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赤灰跋 酈道元水經注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將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於子何如乃默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

社樹腹蛇 酈道元水經注城南門外舊有郡｜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更少日果死

月朔自正 酈道元水經注按郭公世語乃[illegible]中牟縣故龍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牀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

南指不可動止｜｜｜｜以為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

飛夜度女

鄜道元水經于西北流逕陽縣故豫章之屬地多女[illegible]元中記曰祈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其衣羽而去[illegible]鄉閒取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矣

石豬

鄜道元水經注水出猜蛤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馬有石豬折長份中有｜｜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

鬼彈

鄜道元水經注此水傍瘴氣時發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也曰｜｜｜

數女取螺化石

鄜道元水經注溱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於此遇風雨晝晦忽｜為｜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啟生石中伊尹空桑抑斯類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

旱則鞭石

多雨則鞭陽石 酈道元水經注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絶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應時雨｜｜｜｜｜｜俄而天晴相承所説往往有叐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

蘇秦家金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黄金百斤銘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冢遂造招福寺

青石浮水 崔鴻夏錄赫連昌永光元年査

鼠渡 崔鴻北燕錄馮弘二年六月有｜集城西盈數城劉瞻川有｜｜大如馬頭｜在｜上逆流而行里地中西行至水前啣馬尾後者迭相啣尾而｜識者以為民遷之象

銅佛生 崔鴻前凉錄張

天錫三年東訛丨丨丨丨

樹變人形

崔鴻前趙錄劉曜光初三年西明門內大丨風吹折經一宿樹

攙攙丨丨笱丨丨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皆爲之形

葛作黃鳥形

崔鴻西涼錄李暠二年燉煌有丨緣木而生丨丨丨丨之丨

提茗鬻市旦夕不減

陸羽茶經廣陵耆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丨一器丨往市丨之丨人強買自丨至丨具器丨丨所得錢散路旁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縶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羅浮梅花

柳宗元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雄遷丨丨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妝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

視乃在大丨丨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小兒化龍

柳宗元龍城錄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丨丨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叫相從入欲捄之行不三十步見兒丨作丨形一手握三珠塡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斲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

中箭孤鶴

辟用弱集異記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觀倚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愨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韻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

甚為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道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明皇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室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丨丨丨丨耳尤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上帝失

樂神二人藏於君女冢中段成式酉陽雜俎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

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綫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

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遂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踠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近知｜｜｜｜｜｜｜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磬神聖應光政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

滿山悉是黑漆匙筯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常見燭影在

雙旌上 段成式酉陽雜俎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顱少之每捉生蹋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海影翻 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識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則如此

石破有鳥飛去 段成式酉陽雜俎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說之行一里餘砉然而｜｜｜大如巧婦｜｜

斫鱠化蝶 段成式酉陽雜俎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縠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為胡｜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池柳化魚 段成式酉陽雜俎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

有小池丨邊巨丨數株開成未葉落池中旋丨為丨大小如棗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負碑入水

段成式酉陽雜俎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丨丨丨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吁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壁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由莽可辦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大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傳說

甑中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瓷梳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丨丨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丨有一丨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梳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染翰題頰

段成式酉陽雜俎郭代公嘗山

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瞚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題|||其|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蹹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馬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骨珠隨視而長頃刻及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

競觀之｜｜｜｜｜｜長｜｜逆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時不省自是惡繪

飯躍出蔽地著牆勻若蠶子段成式酉陽雜俎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觜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數斗悉｜｜｜｜｜｜｜｜｜｜｜無一粒重者矗牆之半如界焉因諂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猪都鳥都段成式酉陽雜俎伍相奴或攖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其巢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巢山都眼

左手目棊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寨表可爲履屧治脚氣

月夜有小人五六遊花上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石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段成式酉陽雜俎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丨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異蜂如人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丨丨聲丨丨吟咏禪師謂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袈裟巾網之獲一焉寘於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

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措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吒吒予與青桐君弈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為禮星子詞當為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居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閒失所在自是遂絕

小兒衣豹犢鼻擕五色繩覓趙相韋絢劉賓客嘉話錄趙相將薨時長安諸成門金吾官見一｜｜｜｜｜｜｜｜｜｜｜子｜｜｜不經句日趙相薨

辛相碑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以兒弟之名蓋有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也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閒日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鳥旁而

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
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黑松使者

馮贄雲仙雜記
玄宗御案墨曰
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
歲曰臣即墨之精｜｜｜｜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
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
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世上有文者墨上有龍賓十二

見
上

具見冥中事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孝師為驃騎尉
尤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孝師曾死復蘇
｜｜｜｜故備得之矣道
元見其畫因號為地獄之變

鬼使請馬

張彥遠歷代名
畫記韓君端居
已事忽有人詣門稱｜｜｜｜一疋韓君畫
馬戲之他日見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如此

碧芙蓉唱

玉樹後庭花

蘇鶚杜陽雜編芸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
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
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香潔菡萏偉於
常者歲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子

｜馬具曲則｜｜｜｜｜也戰驚異莫知所在及宵聽之乃共容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戰恐之既出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即秘之不令人說及戰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按載謂元載

金玉化蝶

蘇鶚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殺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觀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也其狀工巧無與為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廚視金錢玉屑之內將有｜為｜者宮中方覺焉

響石

鄭常洽聞記南嶽岣嶁峰有｜｜｜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中有響石高三丈五尺闊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

黑犬化丈

夫
張讀宣室志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朴馬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于廄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蓄丨丨至廄中且嘷且躍俄丨為一丨丨衣冠盡黑即挾鞍鞭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來馬馬竟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嘷躍還化為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而往達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為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佇項黑衣人告夫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

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衣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唯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即當編於名籍必不致死憐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人推而去及曉圍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餵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矣不具識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黑衣人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鄰居士子數十餘輩執弧矢兵仗以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冢穴中有數犬毛狀甚異盡殺之以歸

生魂未歸 張讀宣室記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呂中判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

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今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鼠化為白鳥

張讀宣室志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遂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鼠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收貯於奩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鼠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焉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仍失其鼠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丨忽丨丨丨丨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諸葛武侯後身

張讀宣室志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皋既生一月其家

名韋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名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以獎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之｜｜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師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言也

鬼在臆中

張讀宣室志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瘀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遂不見自是疾愈

隨手作痕深可數寸

康駢劇談錄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宏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李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老嫗謂其子曰恐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李弘問之嫗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李弘曰向來見嫗憂怨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李弘笑曰其他則非其所知若言壯勇當為主人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鬬當為酬賂項之都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固有盤石李弘坐其上置驢鞭於側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李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惱爐新婦其爐在傍

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季弘汗落神駭但言道理不錯圖扉假脉伺晨而發及廻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劉敦

杜光庭錄異記廬山九天使者眞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甑光滑瑩潔人嘗看翫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執於石邊拱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話甚是風流指古之人人亦曾訪之不如居處既言坐具頭上又云溺之怨是此石耳因與衆人斷掘其下繞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闊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窓以護淨之

蝠集化石

杜光庭錄異記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爲書

鎮馬偶有||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為|求也蟲試之隨亦化為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餐物之

僧立化為石 杜光庭錄異記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微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闊漸有山川十里許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嚥氣不覺飢渴其同行之僧飢甚詣食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飢渴連還無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飢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小穴而出||||||||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年平海濱矣

釜戴山鹿鳴 孫光憲北夢瑣言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須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中|文|嚴曰此際必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天帝取蓍棊 孫光

審北夢瑣言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碁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近十四來謁覓碁請饒一路滑生碁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辭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碁客丨丨命我丨公丨丨請指揮家事滑生驚將妻子哭泣奄然而逝京都共如

魯校書 錢希白洞微志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為怪人或過之多稱丨丨丨或云石押衙

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 沈括夢溪筆談丨丨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丨丨丨丨丨丨丨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偽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腳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

兩木合之朝廷頒詔池水盡黑方勻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如合契焉以藏真廟御製故也當時｜｜每有｜｜禮則｜｜｜｜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常記其事

如人月下吹笛像

范正敏遯齋閒覽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伐之取以爲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之｜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無聲矣

海市

范正敏遯齋閒覽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東坡嘗一見之

馬死剖得小蛇於心間

張唐

英蜀梼杌王建所乘｜｜｜｜｜之｜一｜｜｜｜｜私自與之

石闕

魯應龍閑窓括異志陳山龍王廟後

有觀音殿曩年忽有雨|從半山|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湊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中嘗賦詩於壁以紀其事

楊戬乃一蝦蟆 陸游老學庵筆記中貴||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鑰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畫屏人雖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戬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雨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為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為人乃戬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為何人盜以實對戬擲一銀香球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兩目如金光彩射人 見上

螺婦 皇甫氏原化記義興吳堪為縣吏家臨荊溪忽得大螺已而化女子號||

水自成花 李玫纂異記元豊末秀州人家屋瓦有後

｜｜｜｜於尾上工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
花葉者細芯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
巧筆不能為之以
紙摹之無異為石刻
王城嵯峩若萬頃琉璃
周密癸辛雜
識異聞錄云
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
清虛之府下視｜｜｜｜｜｜｜｜｜田翠色冷光相
射烓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
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
劍化金蟬
周密癸辛雜
識金泰和四
年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
衆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
村村民懼為官司所投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
之牛來至二里即有鷲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
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
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丸子差小翼翼其傍鳳為日影所照
則有二大鳥夾送盤旋庇廕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
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入視其處

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與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甃中直揷金劍一取不能盡擧折得其半以火煅欲分之|見火|||散飛而去

木乃伊 陶宗儀輟耕錄回回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絶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

鬼贓 陶宗儀輟耕錄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適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投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當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

蓋嫗平日數為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真者懸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戾腰辭大王怒使欲為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語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甕火内既而雷聲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逃者所齋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師為西臺御史日閲其案末語曰|||云余親聞泰公説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即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黑雲類人馬火光若燈燭 陶宗儀輟耕錄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一簇中彷彿皆|||而前後|||||者莫知其算近連由西北方而沒惟府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掀去屋內床榻屏風俱仆牆坊橋董家雜物舖失白米十餘石皆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曉

樹鳴 陶宗儀輟耕錄

金石

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擾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藏氏賣門首柳丨若牛丨者三主人與僕從患聞之斫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貲產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予姪輩詣先塋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磔磔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柏樹頃聞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賞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於善如予也其事雖是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遺禍則一吁誠異哉

甖作牛鳴

陶宗儀輟耕錄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寳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列帝廟以卜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甖珠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貨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齎金購得之比舊藏時不能

及至正壬辰寇起蘄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璧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丨亦在列既入窖丨丨丨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回家其窖後遺發掘獨此尚存

獎帚開花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丨丨丨丨又嘉興儒學閣一人陶氏鹿上木時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蝦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礎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礎怪而付無志豈非閑係幽家之氣數乎

犬脇生子

陶宗儀輟耕錄元貞丙申中秋大都城南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項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馬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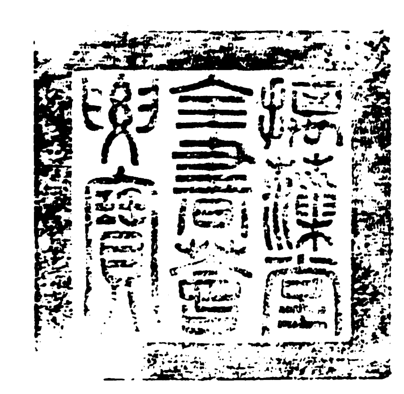
鄭元祐遂昌雜錄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番崇南宣慰司史繼解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番時來驛出向其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令夕晚矣且丨丨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啓漫不省即選馬亟行

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史遐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如小屋大竟家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為所咲

狙猿

仇遠稗史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朝廟於祠旁以十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起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年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蔣惟暨

謄録監生臣張誠智